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濟十

大鑑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十二人

靈

上方日益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月掌知淵禪師

靈鷲高宗映禪師

并十

壽聖楚文禪師

正五

保嚴道倫禪師

洞山文英禪師

靈鳳允咸禪師

華嚴實禪師

崇因宗襲禪師

錢索忠山主

西堂顯首座已上七人

上藍居晉禪師法嗣一人

靈

雙溪如珪禪師無錄

興化紹清禪師法嗣一人

高臺德基禪師無錄

靈

靈

白水白禪師法嗣二人

天寧演禪師

大乘黨禪師無錄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二十七人

智海智清禪師

海會守從禪師

羅漢系南禪師

南峰永程禪師

寶相元禪師

永峯慧日庵主

白蓮清儼禪師

慈雲秀隆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正十

長興得賢禪師

延福備獻禪師

祥符有通禪師

子湖道元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石鞏戒明禪師

太平嘉聚禪師

慧力崇教禪師

北臺行新禪師

馬溪山禾禪師

羅漢慕評禪師

天塲教禪師

歸宗子章禪師

靈峯敦雅禪師

長興德寶禪師

鷲湖子昌禪師

承熙敏禪師

黃藥覺智禪師

邦無封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八人

鳳凰德亨禪師

永安元正禪師

法嗣

鳳凰德亮禪師

慧林政禪師

景德院證禪師

高峯圓備禪師

景德院證禪師

報本宗澄禪師

高峰文縱禪師

七人無錄

甘露顯禪師法嗣一人

先孝元禪師見錄

育王振禪師法嗣一人

嶽林真禪師見錄

招提湛禪師法嗣二人

華亭觀音和尚見錄

玄沙文禪師法嗣一人

廣慧達杲禪師見錄

保寧瑛禪師法嗣七人

育王淨曇禪師

開福世暹禪師

南禪立宗禪師

南塔守聰禪師無錄

真如戒香禪師二人

蔣山文瑞禪師

圓明戴清禪師

許顛彦忠居士已上無姓  
華光恭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念禪師見錄

大瀉懷秀禪師法嗣七人

大瀉祖瑤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方廣有達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已上四人

西村常賢禪師

上生有常禪師

雲門懷素禪師已上三人

福嚴慈感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法達禪師見錄

南禪光滌禪師

雲蓋子思禪師

文山備舉禪師

望川邦宣禪師

醋頭清岸禪師

藥

送

禪林善從禪師  
空山文普禪師七人

開元琦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道英禪師

雙溪允光禪師

尊勝有朋禪師三人

承天福寶禪師

三角如璇禪師

雙溪先禪師三人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三人

月頂道輪禪師

烏崖茂清禪師二人

昭化希紹禪師一人

興隆昭慶禪師法嗣五人

玉泉善超禪師

泗州用元禪師二人

薦福德岑禪師

秦少游學士

灌泉慶安禪師三人

器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六人

龍興師定禪師一人見錄

廣化素禪師



月珠壁禪師

富樂德彰禪師

永天逢原禪師

十地文用禪師五人見錄

積翠永菴主法嗣一人

清平楚金禪師見錄



三祖山法宗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惟爽禪師一人見錄

洞山淵禪師

西賢利貫禪師

梅山海良禪師三人見錄

四祖法演禪師法嗣二人

海會宗和尚

南禪暢禪師二人見錄

大中立誌禪師法嗣一人

虎丘文湛禪師無錄

靈鷲覺禪師法嗣一人

靈鷲有琦禪師無錄

慧林遜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儲禪師無錄

石霜琳禪師法嗣三人

鼎州德山宗什菴主見錄

夔州卧龍思順禪師

鼎州慶和懷棟禪師二人見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日蓋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

師曰白檀前觀一又不成白檀後觀二又不  
 是到這裏任是錢眼銅睛也須百雜碎其有  
 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  
 師曰一箭落雙鷗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  
 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靈  
 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唐十邊事師曰井底  
 蝦蟆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  
 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  
 屨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開  
 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買貴曰  
 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

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為甚麼  
 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  
 甚麼處懺悔師曰且作死馬醫問觀面相  
 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  
 坐具曰這箇齏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  
 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根下正好一錘碧眼  
 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剗當時若有箇  
 為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  
 微笑空破面頰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  
 錯就錯相筭打筭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燭  
 向曲录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為  
 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

播有覓佛覓祖底漢遊前拍拍便喚作祖意  
 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  
 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  
 備證豈在思惟雖鷲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  
 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  
 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猷大用如迅言不可  
 評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  
 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眾  
 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割上堂拾  
 得破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  
 豐干有甚麼長慶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眾畫一圓  
 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舞眾師曰家有白  
 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  
 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  
 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  
 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為重說  
 偈言卓一下下座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  
 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閣黎此間  
 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鈎

頭意莫認定盪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  
逆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露其潤放  
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  
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  
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  
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曰迺橫按  
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  
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毘盧釋迦  
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  
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可是何  
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

輪齊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  
曰華嚴木栴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  
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攬水水波溢忽然把  
定時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  
罵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知日上面光

齊十

六

生盡是凍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又一劄著骨  
連皮一搥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  
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磴著討甚眉毛  
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  
使全機示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濯濯沒可  
把尚有廣城山僧恁麼道旦道口好作甚麼

良久曰嗜留取啣飯

雲居山元祐禪師法嗣

○

東京智海佛印智清禪師姓葉氏泉州同安人少為儒生性明敏博學典雅年未冠忽慕空宗遂依鹿苑寺惠儒上人出家徧參知識至祐禪師法席始明心地初出世五祖道望

顯著遂奉詔住智海初開堂 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拈拂子召大眾曰還見麼手中拂子層層為諸人故百種寶光復擊禪床曰還聞麼坐下規臺句句為諸人演一乘了義諸人若向這裏悟得則曠大劫來天人業識盡體湮滅天飛現前身世恨竟塵

勞徹底冰融雪泮便見靈山正法眼藏昭昭溢目全彰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身獨露辟如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只是已頭亦如力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則無量神通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一念一時具足諸仁者有能恁麼搆去便謂立

證無生不待僧祇而成正覺如今要見無生麼良久曰二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元符三年 哲宗上僊百日宣師入內賜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 皇太后上僊五七被旨演法於慈德殿登座問答罷乃曰適來淨因禪師云見日並守六禪長老陸塵淨最

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  
初句臣僧今當末後說法却奉為大行太后  
演最初句還知麼靈源湛寂物我皆如佛性  
情真聖凡同躰彌綸千古廓徹 虛本絕去  
來何嘗生滅今日人天交接幽顯普臨皇風  
習習以和春帝日遲遲而育物萬乘正登於  
舜殿六禪齊仰於堯天奉為大行太后建此  
法筵指古佛心開正法眼於斯見得朱樓玉  
殿重重現清淨法身金闕瑤池處處露本來  
面目唯佛與佛同證同知伏惟珍重  
舒州白雲海會守從禪師僧問藥山一句人  
皆委白雲今日事如何師曰逼塞虛空僧云

誰知今日裏明月鎖舒城師曰斫額望扶桑  
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白雲出山如何利物  
師曰雲橫洞口歸鳥迷巢僧云指南一路又  
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如煙示衆曰  
指呼四聖號令六凡統三界作大伽藍以十  
虛為解脫門戶山河大地是古佛之心源爐  
炭鑊湯乃衆生之覺地於一微塵上現恒沙  
諸佛之全身於一佛心中現無邊衆生之世  
界若能如是即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  
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然雖如是不落化門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九年喫菜粥此事少人  
知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  
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  
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阿萬兩黃金無  
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殊陸  
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  
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餘少  
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  
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  
設或金剛按劍或獅子翻身或照用雷奪或  
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  
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

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  
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  
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本郡丘氏子壯歲出家

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  
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鄆市令鄉氏稱丘師伯  
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  
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贖路者畢集師  
咲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寐  
寐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拄筆而

逝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  
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  
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  
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

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  
明珠學人為什麼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  
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  
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錢  
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  
而叅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赤脚跣泥公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為甚麼揚州  
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  
就卑曰謝和尚荅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

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  
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眾利害在甚麼處良  
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床下座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  
蕪州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鄂州平陰縣

第一九六册

人姓鄭氏受業本州太平興國寺禮藏智為  
 師叅諸方晚到蕪州萬壽寺時元禪師居焉  
 因令師看庭前柏樹因緣發明心地有偈曰  
 趙州柏樹子去處勿人知拋却甜梅樹尋山  
 摘醋梨元印可舉令住此寺僧問承師拜集  
 人天會願示西來製電機師曰煙雲霧鎖僧  
 云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空生懊惱僧云臨  
 濟宗風一時獨秀師曰不可有兩箇也僧云  
 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師曰都來七八歲  
 游徧百餘城問桃花楊柳共談真如何是共  
 談真師曰嶺上梅華白溪邊柳眼青僧云未  
 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非汝境界問實際理

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  
 法師拈拄杖一擊僧云一衲橫披高坐上爐  
 煙起處太分明師曰不是這一法僧云賣金  
 須遇買金人師曰這箇是鑰石乃曰天人羣  
 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  
 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  
 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什麼人良久曰倚  
 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又上堂僧  
 問安撫旌麾得得臨請師為鼓勿絃琴師曰  
 囉囉哩僧云這般格調須遇知音師曰曲終  
 人不見江上鼓峰青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  
 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溪雪到明梅

華漏泄春消息僧云木人聞作舞石女聽高  
歌師曰且道是何曲調僧云伯牙若在取見  
永安師曰得遇知音僧云祇如蓋乾坤大地  
是一面琴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拍是令僧  
云而今台旃光臨還許露箇消息也無師曰  
許僧云莫言祇有庭前柏又得甘棠社祖宗

師曰千里同風廼曰若於棒下論其得失德  
山是明教底罪人更去喝裏分其賓主臨濟  
是法門中魔主永安恁麼說話若無明眼人  
證據盡大地隨坑落壑大衆且道那箇是明  
眼人行如昇斗坐如蹲龍詩正有周南召南  
論道廼莊子老子恁麼說話也未是明眼人

還識明眼人麼永安與諸人指出良久曰巨  
鰲莫負三山去留取蓬萊頂上眠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

鐵蒺藜劈口壑

濟十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嶽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未合  
有責情三十棒嶽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  
拈花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  
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  
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蹤踈端居則寶座巍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我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釋隨之於後  
 龍象駢羅至今後代兕孫逆相傲敷三三兩  
 兩皆言出格風標剗剗波波未 宵歸家穩坐  
 鼓唇搖舌宛如鍾磬笙竽齋僻 點宵何啻稻  
 麻竹帚更逞游山沓水撥草瞻 風人前說得  
 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 與三十棒且  
 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 禹竇功成何  
 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  
 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  
 面僧禮拜師便打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遠杲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  
 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  
 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

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  
 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眾  
 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後來沒縫罅五  
 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劔樹刀山  
 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  
 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震門人持骨歸阿

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  
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  
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辰

齊十

士

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按頭曰  
既是彌勒世尊為甚麼却在猪肉按頭師曰  
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  
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  
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昔日  
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云  
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  
我心忘忘無滅跡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  
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為  
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  
向上用工夫應剗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寮寮  
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別起眉毛須  
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  
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遠喝一喝下座  
大為懷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為祖瑋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為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第一九六册

曰未審其中飲散何物師曰飢餐相化玉粒  
 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支亂法離見  
 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  
 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唧唧  
 吞大嗽上堂雨下皆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  
 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象中大有商量前頭兩  
 可是平實濟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  
 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  
 道寬廓嘆  
 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便  
 請相見師曰袖裏金鉗腦後看僧云破二作  
 三又作麼生師曰惜取眉毛僧便喝師曰放

過即不可僧云瞎師便打上堂拈拄杖曰諸  
 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衆拈  
 出瞻之不足翫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晚散  
 為霖草木滋天下又曰離四句絕百非便恁  
 麼息狂機不憊麼轉孤疑離此憑何自趙州  
 東院西還委悉麼頭戴天脚踏地動用之中  
 論不二一字妙門著眼看鎮州蘿蔔知滋味  
 喝一喝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眼  
 睛突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阿難合  
 掌迦葉斝拳乃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  
 也釋迦已戒彌勒未生舉起拂子曰正當今

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尾磔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正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

一唾乃曰當面一唾切忌蹉過幽谷猿啼香林鵲噪鬧市絃絃相頭買帽白日同歸不知幾箇又曰日面佛月面佛馬師一別經年誰辨銅頭鐵額百丈耳聾未為埋沒臨濟喫椀莫言受屈三聖瞎驢能始能率興化帳中拋撒將來不是驪龍領下之物上根不動干戈

自然清風拂拂中下恰恰用心落在無生窠窟又曰野華飄盡古城根漸漸蟬鳴湘水渡霏霏梅雨灑高空市地薰風滿庭戶三十三老古錐象轉龍蟠曾顯露才顯露成點污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寶鑑法達禪師僧問此事惟已自知為什麼衆生隨類得解師曰眼見耳聞僧云兵隨印轉師曰德山臨濟問末後一句今日願聞師曰昨日有人問我直得柱口僧云為什麼如此師曰不於湘水投明月且向天童看白雲問無根樹子還解生苗也無師曰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我待答話又恐孤負闍黎問作者相逢時如  
 何師曰平出僧云學人有疑在師便打僧云  
 不伸三拜安得周旋師曰別處即得師乃曰  
 一法雖彰萬善無到頭何必用工夫目前十  
 字縱橫也自是時人落半途大眾作麼生是  
 究竟一句設使潛神守智猶是止宿草菴假  
 饒息念觀空亦成守株待兔害生浪死祇為  
 懷寶迷邦滯教迷封良由貪程太速直得言  
 語道斷心行處滅於袖僧分上著什麼來由  
 假便心法雙亡兩頭截斷亦是按牛頭喫草  
 爭似耳聞目覩口說心思千山萬水目前分  
 南北東西路頭在失之於旨魚魯刀刀得之

於心渾金璞玉流出三教皆拈一心左右逢  
 原萬物皆備到這裏計什麼仁義禮智元身  
 利貞說什麼菩提涅槃常樂我淨直須拈放  
 一邊且看山僧執金剛寶劍把定要津以文  
 殊為先鋒以普賢為殿後觀音勢至掩耳偷  
 鈴彌勒釋迦吞聲飲氣直得皇風蕩蕩舜日  
 明明天下袖僧誰敢向鬼窟裏作活計還信  
 得及麼良久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  
 太平歌又曰半接城隍半倚村一溪流水平  
 山雲寂寥滋味有誰得萬世金輪王子孫所  
 以見聞覺知思量分別一見便見無第二月  
 堯天舜日誰能夜泛孤舟白月清風何必冬

行春冷門當戶對極目無限青山鳥叫猿啼  
縱少從他差路粟蓬吞了更無一物礙人古  
鏡重磨不離舊時光彩日共虛空把手時  
時與古佛對談堪嗟多少飢人却去飯糞裏  
餓殺育王恁麼道了有三十棒本合自當賴  
遇衆人不知且教拄杖子吞聲飲氣又曰居  
山日少出山多惹得聞名孰柰何爭似白雲  
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  
自點宵微笑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  
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  
上安頭演妙談真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  
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兔總不如是無孔鐵

鍾行道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  
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蘄州開元琦禪師法嗣  
韶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琉璃瓶貯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瑪  
瑙鉢盛果僧云未審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瓶  
拽轉鉢乃曰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  
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  
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  
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  
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  
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跡欲返者迷看他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中發現  
惑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搆或時含融混合了  
無所親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  
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  
失不曾隔越絲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  
不屬玄微觀面辭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  
落邪途洛十不踰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  
何為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  
寂此之宗要于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  
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應應處恁麼還  
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  
手脚放去無收不來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

迹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  
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什麼靈通得恁  
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  
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  
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  
塵計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  
紛雜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  
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非如如即  
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生無戀死無畏  
無佛求無魔怖不與善提會不與煩惱俱不  
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  
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

我什麼梳篦麼說話袖僧門下推勘將來布  
彼芒屨不免掠他些些泥水豈况汝等諸處  
更道這箇是平實語這箇是老別門庭這箇  
是閑挨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迤相教習如  
七家村裏人傳口令相似有什麼交涉無事  
环重

齊十

七

廬山雙溪寶嚴允光禪師上堂曰阿呵呵也  
大說不搭簾兮見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  
磨不曾來東夏西江一口吸易乳中原至寶  
難酬債也大說令人轉憶老興化喝一喝  
泉州尊勝有朋禪師本郡蔣氏丁卯歲試經  
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

# 永樂北藏

## 續傳燈錄

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  
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心忽領悟元出遂問  
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  
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  
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令一句  
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  
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  
尚德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  
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  
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  
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

司禮監官刻原宗相

## 第一九六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新州月頂延福道輪禪師上堂良久曰舍利  
 塔前花開吐艷毗盧藏畔龜戲池中霧捲山  
 堂雲藏佛閣青蘿翳自老鶴盤空足可與諸  
 人內助其譏外揚其道人何必山僧出來指  
 點然雖如是也須的當始得且道的當底事  
 作麼生多謝寶陀巖上月舒光常得到松門  
 又曰重陽何物助僧家籬菊枝枝盡發花不  
 學故侯將伴飲為君泛出趙州茶只此一盃  
 醒大夢盧仝七椀謾誇良久曰便請卓拄  
 杖一下又曰時雨頻過比屋涼野田昆甲盡  
 同光禪家高卧無餘事贏得林梢磬韻長正  
 常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

千載月上落崖流水寒  
 新州南烏崖善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  
 也師曰蒼天蒼天  
 建隆昭慶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善超禪師僧問去却拄杖子語  
齊十  
 點動靜未審如何為人師畫一圓相僧云此  
十八見華嚴經  
 猶是易藤師曰了師良久謂眾曰妙性圓明  
 離諸名相縱使恒沙諸佛逞七辯無以談其  
 名今古宗師具五眼無以窺其相心如瓦礫  
 壚壁方有少分相應諸仁者君能回光返照  
 照本靈源常光現前塵勞頓歇歇即菩提勝

淨明心本周沙界不從人得敢問語人且道  
從什麼處得良久曰年年細柳年年綠二月

桃華二月紅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達隆曰臨濟  
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  
何語猶未了被打一佛子師頓領宗旨開堂

曰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盲眼無耳  
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  
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  
違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  
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穿却曰  
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

三四五火裏蟬螻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  
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鏝灑  
不入灑不入着底急百川洶湧須彌炭八餅  
那吒撞出來稽首讚嘆道難疑上堂橫按柱  
杖顧視大眾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

清

元

潭州龍興師定禪師僧問如何是瀟湘境師  
曰猿到夜深啼嶽麓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問如何是道師  
曰花街柳巷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語笑  
呵呵乃曰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冷通  
宵不睡思量耐耐祖師亂走不知念念釋迦

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忽然掉著蓋是自己神  
光怎生說得自己神光良入曰一輪明月照  
瀟湘喝一喝又曰白雲峰頂昔年嘗到朝衣  
暮請依師覺道關市紅塵煎熱不少逐日忙  
忙貪生至老吐遮皮氣臭穢易壞合欲貪樂  
不解厭學佛學祖總不會慚愧寒山光眠雲  
枕石塊思量拾得歌愛住深巖內蓑衣為被  
禱箬笠作冠蓋祇如山僧恁麼舉唱是有佛  
法也無良久曰無為無事人跳出紅塵外喝  
一喝

黃檗積翠永菴主法嗣 廬陵清平楚金禪  
師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

兩手擡不起僧云能有幾人知師曰知底事  
又你麼生僧云放過一着師曰迢迢十萬餘  
問與麼不與麼學人上來請師與麼師曰陝  
府鐵牛僧云和尚與麼學人即不然也師曰  
不消拈出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只這是錯  
事無一向出家人當為何事良久曰自知較  
一半乃歌曰人悄悄鼓鞀鞀特地陞堂話祖  
風千般說萬般喻特地翻真却成偽分別緇  
素與色空杖藜摸壁與誰通休尋南北與西  
東山僧拄杖太無端吞却十方刹海中刹海  
中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  
曰珍重又曰祖意齊彰真機自立八明蟾彩

彼我無差出海紅光老婆心切如斯境界語  
則頭頭顯露非取捨之功迷則物物塵勞難  
明妙理更若即色明空正是敲鞞打瓦說有  
說無又是夢中說夢未免覺來一場懨懨又  
曰明眼人若論斯事如盞在水祇瞞得鼻孔  
若是舌頭上一點也瞞不得何故三世諸佛

從上祖師出現於世祇是狸奴白牯一箇注  
脚拈鋤舉拂下喝敲床盡是露柱注脚以柱  
杖卓一下曰山僧與露柱注脚這裏看得出  
非但許你救得兒孫亦許你見狸奴白牯然  
後可以出生入死若看不出自救不了何故  
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喝一喝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  
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  
識取娘生面奴生面薦不薦鷲鷲飛入碧波  
中抖擻一團銀繡練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菴宗什菴主僧問如何是菴  
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  
會本末底不得安名者字僧擬開口師便打  
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眾曰喚作拂子依前  
不是不喚作拂子依地不議汝喚作什麼因  
僧請益師以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  
別無調度有時掛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濟十

第一九六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